

慧琼是我的初中同学，一个个子不高、有点小胖、结实的小姑娘，眼睛大大的，水汪汪的，望着你就会说话。

那年，我们在同一所重点中学读书，路途遥远，慧琼转车的站点正好离我家不远，所以她总会约我一起上学。为了追逐一辆公汽，我们书包里的饭勺敲打着饭盒，“叮叮咣咣”，催促着我们快点快点，别赶掉车，别迟到！可哪没有赶掉车的时候，我们锲而不舍地对车的后视镜不停挥手，有时车空，司机仁慈地把车停下，放我们两个小人上去；有时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，我们气喘吁吁捂着跑疼的肚子，望着远去的大巴满是懊恼，但望着彼此狼狈不堪，跑得通红的脸，不禁相

视而笑，迟到了就迟到，反正我们在一起……后来我考进师范，她进了一所护士学校。毕业那年，我分配进了一所学校，她也锤炼了一手精湛的技术，成为武汉亚洲心脏医院一名护士。岁月让我们在各行各业各自塑造着自己。我们各自成家后，我来到上海工作，她也成长为一名护士长，带了好些个徒弟。每次过年回武汉探望她，她不是在急诊室，就是在病房，感觉没有哪一个春节是悠闲的。去年暑假回武汉，她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，说要晚上八点下班，下了班来找我。我说你下班那么晚，那么累，我现在就到单位去看

闺蜜慧琼

陈静

你！慧琼欣然应允。我刚查好路线，电话响起：你不要来了！慧琼的。我一惊，难道又遇紧急病人……“我已经向领导请了假，六点安排好工作就来见你——我要请你吃饭！”慧琼快乐地说，“我每天都加班加点，今天和领导说要见远方重要的朋友，领导着我平时从不请假，立刻同意！”电话里，慧琼的笑声就如初中时一样，爽朗而洁净……

今年，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，我的故乡武汉遇险了。除夕，我在上海给慧琼发短信问候，意外的是她在第一时间回复了我。我立刻打电话过去，她笑语里带着疲惫，说这是她第一天放假，刚刚从医院里回来，不过要随时待命。她说医院现在有许多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人，一些防护设备和医疗用品都已告急，她身边有刚入职不久的小护士，她这个护士长就不停地安慰他们，还有就是天天给她母亲做思想工作，让她放心……可作为亲人，怎么能说轻易放心就放心呢！我让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她说她母亲一大早就开始给她端鸡汤，到现在已经被灌三碗了。听到这里，我突然感觉揪心般疼痛和一种难以言说的敬意。

我们原本都是极其平凡的人，但是那一刻，我觉得我的闺蜜慧琼是英雄！

大年初一下午，我突

然收到慧琼的短信，她让我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。我说你也要当心，和家里人做好隔离防护，还有那未长成的女儿，一定要呵护好！她给我发了最后一条微信：我已经收到集结号，马上收拾行李，到医院备战。

她彻底与家人隔离了，把自己交给了病人和祖国。

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我的闺蜜，我最好的朋友上前线了！

随后的日子里，我也没收到慧琼的微信。偶尔从朋友圈里，只能很难得地看到她发的一两条关于武汉核酸检测医院的相关信息。我在下面给她留言，问她现在情况，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

我不知道我的朋友现在如何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能够为她做些什么。我似乎什么都做不了，能做的，就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，静静打开电脑，然后满怀敬意地写下这些许文字，默默地为我的闺蜜，和如我闺蜜一样的前线战斗的朋友们祈福：你们在保护病人的同时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！因为你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！

粗瓷宜养小儿，青花瓷宜养绿植，青瓷宜餐饌。

小时父母皆以粗瓷盛三餐，瓷器粗砺，摔破无所谓，最适合浓油赤酱，埋头大吃遂长胖。

客厅中植绿萝、吊兰等，最开始青瓷，但色泽单一。金碧辉煌的欧式花盆更不适合。客厅为公共场合和私人过渡之地，青瓷绿植一色，太过亲密。而金碧辉煌的欧洲瓷器一摆，感觉像炫富的公司会客室。最宜白底蓝纹的青花瓷，配着绿叶，叶下宾主并坐，悠然中带着庄重，彬彬有礼中略带距离。

家中餐饮或留客小酌，必为亲密无间。白瓷太素。最宜青瓷，如美人相伴，素心之侧，菜只能清淡，进餐时只能低声细语，细嚼慢咽，不敢丝毫唐突。

又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。记得在“非典”的那段时间里，有华中科技大学的陈老师来徐家汇的煤科大厦找我，我俩就在大堂一个角落的沙发上坐了半天，周围都是行色匆匆、与专业不相关的人，说话显得随便、私人些。

陈老师是搞CAD（计算机辅助设计）的，一位当时国内已经蛮有名气的软件公司老总。其实一直关注到他们，但也不太看好这个行业，因为国内CAD核心驱动模块缺乏，总觉得还缺了一口气。况且那时正值“非典”灾害泛滥，人心惶恐。可陈老师自有逆流而上的乐观，说到了此时的蛰伏：人员培训、制度建设等等正紧锣密鼓地在行动，犹如弯道超车时发力的那一瞬间，积聚后劲，有理有节，给人精神提振，敬意油然而生。此后彼此联系不多，但我一直在关注他们的进步，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合作。

近年又有机会，见到了他们学校的另外一位陈老师，在做底层的多领域物理软件平台之类的开发，也做得有声有色、风生水起。这位陈总第一次到张江的上科院来的时候，还没有挥师在江南扎营，但那种实实在在的精神给人印象深刻：不玩花里胡哨的那一套，实在、够劲。这类软件产业枢纽的平台建设，对于形成自主可控的软件产业应该是个共聚共享的机会和舞台。

“新冠”来袭，不禁又想到了当时的那一幕幕。我们从不缺乏有技术有抱负的人才，我们也从不缺乏有需求有攻关的市场，可多少年来，自主可控的软件产业总是徘徊在供应链、生态链的周边，循

环往复，举步维艰。如果说，一个人的一次挫折是一种非常私人的感受，那几代人几百上千万人次的挫折，则已经不是光靠科学和激情所能解决的了。即使能在某个领域某个节点取得了前人、旁人所没有的成就，没有有序的延续功能和制度保障，只是颗粒状、片块形的，依然会徘徊在整个生态链的外围，因为生态链修补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科技进步的速度。

每一次挫折都会给一个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，而几代人的挫折就是历史的负重。由眼前的这场劫难想到了产业建设，也由产业建设再回到眼前的这场劫难，其实它们有个共通点：人文。那种朴素的正义感，以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，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。如果将来，人们能渡过眼前这场难关，那依靠的是人类共同的智慧和历练。我们的地球是一个有着七十五亿人的村落，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共同做贡献是应该认真对待的。犹如娃娃学步，每一项科技进步都是站立在前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，每一个产业成果都是依附在前人的业绩上所成功的，没有行业内齐心协力的合作，就建立不起来产业的供应链，没有社会共同的价值观认可，就建立不起来充满活力的生态链。“子规夜半犹啼血，不信东风唤不回。”我们需要有产业成长环境的思考，也就是人文的考量。

“一次整体急刹车，让我们停下了奔忙的脚步，给每个人足够的时间沉思，给每个人足够的时间回望。”如果每个人都从自己所在的位置延伸开去思索，那么，值得思索的问题，还有很多。

最近这段时间，基层的居委会都在尽心尽力为居民服务，其付出有目共睹。我想来讲讲“古”，讲一个现在已不存在的居委会——锦绣里居委会。

1937年6月，我出生于普陀区安远路62弄，即锦绣里。颇有讽刺意味的是，“锦绣”为褒义词，而当时的锦绣里却是破破烂烂的，居民们多住得十分拥挤，穿着也像房子一样，破破烂烂，小孩更是衣不蔽体。只有少数有权势的人家住得宽敞，楼上楼下只住一家，穿着也很挺括。新中国成立前，凡重大之事，全由保长说了算，谁也不敢说半个“不”字，地痞、流氓、反动政府担任职务的当然例外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些人（包括保长）都受到了处理，判刑的、坐牢的都有。劳动人民终于可以昂首挺胸了。就在劳动人民扬眉吐气的同时，第一届居民委员会诞生了。居民们都知道主任叫朱秀英，其他委员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都是我的阿姨、大妈、奶奶。

那时我还小，不知道居委会是干什么的，只知道一有事便全体出动。锦绣里大弄堂东西各有十几条支弄，几个垃圾桶在东南某支弄的山墙上，若不经常打扫，又脏又臭，到了夏天，蚊蝇乱舞，居民们苦不堪言。这些女将们先清洗各支弄的阴沟，然后把个别不自觉的居民倒在垃圾桶两边的垃圾扫入垃圾桶，然后再喷洒消毒药水。如此打扫一番之后，弄堂焕然一新。夏天，我搬一块床板，带一张小凳子，在西面山墙边一搁，就睡觉了。睡大弄堂的何止我一人，大小弄堂都睡满了。

打防疫针，在今天是卫生主任的事，在当时，照样全体出动。一位留在居委会底楼（打针处）维持秩序，另一位用大喇叭（当时没有电喇叭）在大弄堂来回叫喊，其余到各支弄挨家挨户通知。1954年，我读完高二放暑假，居委会要我们做两件事：一是生日阴历改为阳历（怎么改，户籍警部同志事先教过我），二是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名字。居委会干部照旧大小弄堂叫喊。通过登记名字，我才知道中老年妇女绝大多数都没有名字，可见新中国成立前劳动妇女地位之低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居委会女干部们积极性如此之高，其原因不言自明。

如今锦绣里早已拆除，但首届居委会干部工作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集体主义精神，是不该忘记的，也是今天要继续发扬的。

鱼入诗篇诗亦美

周天柱

每逢过春节，家家户户的年夜饭压台的经典大菜必定是鱼，图的是讨个好口彩：年年有余（年年有鱼）。我国的鱼文化极为丰富，自古至今鱼著，鱼诗很多。据专家考证，春秋越国大夫范蠡所著的《养鱼经》是世界上最早的古籍养鱼专著。而中国最早的养鱼诗，当数《诗经》中的《鱼丽》《南有嘉鱼》《鱼藻》及《潜》等。而《潜》还获一项殊荣：被公认为是最短的鱼诗，仅24个字，一开始以“猗与漆沮，潜有多鱼”，来赞美漆、沮两水风光的美丽，水中潜游着许多鱼。接着用“有鱣有鮪，鲦鲿鰋鲤”，具体介绍了鱼的品种。最后“以享以祀，以介景福”8个字，表达了主人捕鱼的目的为了祭祀祖先、以求大福、年年有余的愿望。

集尽历代的鱼诗，最富有想象力的是唐代诗人章孝标撰写的《鲤鱼》：“眼似真珠鳞似金，时时动浪出还沉。河中得上龙门去，不叹江湖岁月深。”该诗娓娓道来鲤鱼的形象、习性、情态，惟妙惟肖：眼中珍珠，鳞闪光彩，不管水有多深，遨游于江河湖海之中，出没于波峰浪谷，予人过目不忘的美丽享受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，此诗与古代家喻户晓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联系在一起。龙门位于黄河上游，此处河水湍急。集于下游的鲤鱼只有勇敢地奋力一跳，跳过龙门，才能成为出人头地的神龙。元朝诗人李祁的《题赤鲤图》对此做了绘声绘影的描绘：“风翻雷吼动乾坤，赤鲤腾波势独尊。”而若无法越过龙门这一卑微与显贵的分水岭，那就如李白在《赠崔侍御》一诗所吟：“黄河三尺鲤，本在孟津居。点额不成龙，归来伴凡鱼。”

鱼诗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借鱼喻政。面对专制封建统治，借鱼讽刺虽有风险，尚有立锥之地。晚唐诗人李群玉借《放鱼》诗，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：“早觅为龙去，江湖莫漫游。须知香饵下，触口是钊钩。”此诗站在卑微者的立场，提醒善良的人们警惕貌似香饵的钊钩，实质是专门用来祸害小老百姓的。在水深不可测的江湖千万不可随意漫游，一不小心就会有去无回，葬身水底。宋代的王安石在《鱼儿》诗中写道：“绕岸车鸣水欲干，鱼儿相逐尚相欢。无人掣入沧江去，汝死哪知世界宽。”该诗以鱼为题，为“涸泽之鱼”深感忧虑，希望鱼儿赶快到广阔水域去寻求新的生活。

在中华各色美食中，肥鱼须臾不可或缺。唐代诗人张志和赋写的5首《渔歌子》为历代诗迷所传吟，其中最著名的佳句：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正是赞美了鳜鱼的肥美。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苏东坡对河豚独感兴趣，在《惠崇春江晚景》中吟道：“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”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《笋竹》一诗里以“江南鲜笋趁鲈鱼”，点赞鲈鱼的超级鲜美。而范仲淹偏爱鲈鱼，《江上渔者》由衷赞叹：“江上往来人，但爱鲈鱼美。”

呼伦贝尔不冻河

沈洪 摄

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连带也就有了不同的吃相。譬如北方有些地方习惯蹲着吃饭，“蹲下吃饱站起来”是那里的流行语，但这在上海是绝无仅有的，不说引人侧目，这般功夫你也练不出。吃虾的方式也是如此，老底子吃虾不作兴用手剥，不管是油爆虾盐水虾炆虾白灼虾……一律用筷子夹起放进嘴里，或者摆在嘴唇边靠牙齿嚼去外壳后再入口，至于是分成几个阶段，则视虾的大小而定：假如你用手抓虾剥壳，保不准大会举起筷子打你手：吃相难看！

上海人钟情油爆河虾，最精彩的吃法是将一只虾撮入口里，舌头在内翻滚几下，转瞬间似洗过的白壳吐出，而后将肉嚼下，一点汁水也不浪费，全靠舌尖上的功夫。

更有美食家称道：食法看似不雅，只是因壳沾有调味汁，此方法可充分品尝其美味。说上海人生活精致，大抵可以从这些细节上反映出来。

吃虾几十年一直沿袭此习惯，不料到了舟山却会改变。那里有一道颇有特色的“盐焗虾”菜肴，做法

很简单：将新鲜的海产条虾搁上葱姜及盐粒在铁锅里翻炒，待水分收干飘出香味后上桌，吃的是其新鲜原味。但见白花花盐粒裹住虾身，众人皆捏着剥食，唯我用筷子撬起朝嘴里送，除了咸得皱眉外，啥美味皆不知道。边上主人说：用手用手。但见他用手剥壳的姿势还相当优雅：拿一只虾在手上，从虾头往下

瓷 范若思

粗瓷宜养小儿，青花瓷宜养绿植，青瓷宜餐饌。小时父母皆以粗瓷盛三餐，瓷器粗砺，摔破无所谓，最适合浓油赤酱，埋头大吃遂长胖。客厅中植绿萝、吊兰等，最开始青瓷，但色泽单一。金碧辉煌的欧式花盆更不适合。客厅为公共场合和私人过渡之地，青瓷绿植一色，太过亲密。而金碧辉煌的欧洲瓷器一摆，感觉像炫富的公司会客室。最宜白底蓝纹的青花瓷，配着绿叶，叶下宾主并坐，悠然中带着庄重，彬彬有礼中略带距离。家中餐饮或留客小酌，必为亲密无间。白瓷太素。最宜青瓷，如美人相伴，素心之侧，菜只能清淡，进餐时只能低声细语，细嚼慢咽，不敢丝毫唐突。



第三节着手，把这节壳剥去，虾壳就从中间分开了，然后把虾尾捏住轻轻一拉，整只虾就拉出且非常完整，然后再把虾头剥下，前面一部分也从虾壳脱离……于是我也就一改过去的习惯，依葫芦画瓢，洁白剔透的虾肉果然味美，由此一发不可收拾，不管是条虾对虾蟹屎虾竹节虾基围虾，均开始用手剥食了，看着手指上嘴唇边汁水汤汤，心想如今这副吃相摆在以前肯定会被大人说“啥个吃相”！

好在上海也已不是老底子辰光了，举目望去均是用手食虾人，尤其是每年夏季小龙虾上市时节，老板还为食客配置一副薄手套围裙，店桌上汤汁横溢虾壳如山。不由感慨：好吃就是王道，吃相退居其次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，把这节壳剥去，虾壳就从中间分开了，然后把虾尾捏住轻轻一拉，整只虾就拉出且非常完整，然后再把虾头剥下，前面一部分也从虾壳脱离……于是我也就一改过去的习惯，依葫芦画瓢，洁白剔透的虾肉果然味美，由此一发不可收拾，不管是条虾对虾蟹屎虾竹节虾基围虾，均开始用手剥食了，看着手指上嘴唇边汁水汤汤，心想如今这副吃相摆在以前肯定会被大人说“啥个吃相”！好在上海也已不是老底子辰光了，举目望去均是用手食虾人，尤其是每年夏季小龙虾上市时节，老板还为食客配置一副薄手套围裙，店桌上汤汁横溢虾壳如山。不由感慨：好吃就是王道，吃相退居其次。

美食